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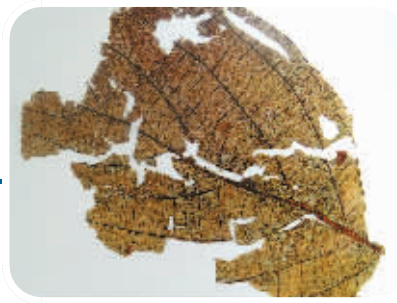
田螺山遗址现场馆 (解旭光 摄)



古茶树根



古茶树根



樟科植物叶片

预言：哪里有稻，哪里就有茶

三块巨石叠成原始社会部落大门，标志着那是屹立在姚江岸边的河姆渡遗址。那里以人工栽培的稻谷、干栏式的建筑引得全球惊叹。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曾预言：“哪里有稻，哪里就有茶！”河姆渡先民在7000年前有否用茶？用的又是何种茶？

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数以万计，考古人员对大批骨器、陶器的修复整理早已忙不过来。而茶在植物门类中，属于容易变质腐烂的那一类，研究茶又涉及多学科，限于客观条件，初期未及探索这一领域。

好在考古队员还保留着7000年前遗址上的植物遗存。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文化研究的兴起，有专家开始研究河姆渡干栏式建筑旁大量堆积的樟科植物叶片，他们从气象学、社会学、茶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着手，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原始茶。1992年第7期《新华文摘》转载了原始茶论文。而真正研究原始茶始于21世纪初：宁波市、余姚市先后建立了茶文化促进会。第八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四川雅安市举行，会议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首篇就论及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茶。2006年9月25日，《人民政协报》以及人民政协网也发专文介绍河姆渡原始茶。2008年10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邀请国内著名的茶学

专家在余姚探索绿茶之源，溯源原始茶：

原始茶呈现粥羹状，由樟科植物的叶片伴以芡实、薏仁、菱角、稻谷等淀粉食物，加水，用陶罐煮成，具有充饥、解渴和健身的功能。

若用当代人视角来看原始茶有些费解，但伴随淀粉食物，能充饥，这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本能活动，原始茶就萌发在这种充饥食物中。用水煮法是当时大气候下潮热解渴的需要，而樟科植物的叶片具有药用益身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冬梅博士指出，河姆渡人把它作为清凉、消食、保健的饮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始茶不仅在解渴、保健的意义上与当代茶叶的功能一致，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意味着先民已从渔猎时代转化为农耕时代，注重采集自然性植物；先人已从吃生食、喝生水、居无定所，进化到用陶器煮水、吃熟食、讲保健。

当代对茶的理解仍然分为三大类：真茶，非茶和非茶加真茶。真茶为人们接触最多，分为绿、红、白、青、黄、黑六种茶叶；第二类称呼为茶，其实并非茶，如莲子白糖茶、麦芽茶，江浙一带甚至连白开水也称茶，“茶淘饭”即为一例；第三类非茶加真茶有各档花茶，如茉莉花茶、桂花茶等。

原始茶穿越千年，充饥的功能逐渐消失，向真茶靠拢。田螺山遗址时期开始人工栽茶，合乎逻辑，符合茶的内在发展脉络。

发现：是山茶属植物，尚不能肯定是茶树

田螺山遗址位于宁波市区西北面，地属余姚三七市镇。那里与蜚声中外的河姆渡遗址相距不远，三面山峦苍翠，中部原野碧绿。田螺山遗址现场馆，有3800多平方米，近于400个蒙古包合在一起，中间没有落柱，盖着遗址发掘现场。

2004年开始考古发掘的田螺山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表明这里属于河姆渡文化系统。2008年11月，国内一批茶文化专家在余姚探索绿茶之源，正当活动结束之际，偶然传来田螺山遗址可能有6000年山茶属树根出土的信息。这一认识出自日本植物考古专家、东北大学铃木三男和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等人的鉴定报告。他们用显微镜观察田螺山出土树根的切片，认定它们为山茶科山茶属的植物，并推测有可能是茶树的遗存。

消息不胫而走。同年12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宁波有关专业人士与考古专家一起在田螺山深入调研，韩国茶文化专家也赶到那里考察。《宁波日报》率先发表《6000年茶树根寻访记》，随即，韩国《茶的世界》和国内的《茶叶世界》杂志也先后发表相关通讯。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的《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一书，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首次正式公布日本专家关于树根鉴定的报告。

随后，很多人对田螺山遗址这批树根刮目相看。多少人兴致浓浓，并为之着迷；也有人生疑窦，谨慎地打着问号。因为山茶属下还有山茶、油茶、茶梅等树种，并非只限茶树一种。南京林业大学有位专家初步鉴定的结果是“不能肯定是茶，但也不排除是茶。”这事引起中外茶学界的高度关注。

进展：茶氨酸检测，结论呼之欲出

2009年春，著名茶学家程启坤、姚国坤、虞富莲等一行，亲临田螺山遗址。

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人工栽培稻的结论早已闻名于世，而田螺山遗址会不会发现先民开始种植茶树并传播四方的证据？编号H4的这一灰坑遗迹出土的山茶属树根，会否如游修龄教授预言的那样：“茶和稻可谓‘本是同根生，相得益彰’，追溯两者的起源，很难截然分开。”

要证实这就是古茶树根，还得请专家出高招。在考古队文物库房里，发掘出的树根被浸泡在清水中。专家们想到冲泡茶叶时茶水中的茶氨酸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茶氨酸基本是茶树所独有，若能检测出茶氨酸，就可证明出土的是茶树根。这点子使人豁然开朗。

鉴定茶树根，重在检测茶氨酸。看似简单，事实却并非如此。

专家们结束考察后不久，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派专人把田螺山出土的第一批树根送至相关检测机构检测，其中包括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结果，树根中有茶氨酸，但含量甚微。有人考虑是不是年代久远所致，而质疑者又提出，山茶属中茶梅等植物也可能含有一定量的茶氨酸。这又使山茶属树根进一步鉴定为茶树根的关键方法暂时失效了。

再经专家深入分析，茶氨酸极易溶解于水，这树根出土后浸泡在水中

今年6月30日，在杭州举行的“田螺山遗址山茶属植物遗存研究成果发布会”上，研究人员宣告遗址有茶，并确认是人工栽培，中国种茶历史由此推前了3000年！这一发现石破天惊，却又是确凿的事实！

发布：慎之又慎，种茶史推前3000年

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山茶属的茶树种根块，且距今在6000年前！这信息非同寻常。按《晏子春秋》《尔雅》等文献记载，茶的历史，之前只能追溯到3000年之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前后虽已经过10多个年头，但对外公布这一特殊发现的过程，依然慎之又慎。在信息发布前3个月，他们联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在杭州召开了“田螺山遗址山茶属植物遗存研究成果论证会”。

今年3月18日，杭州新侨饭店汇集了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安徽、浙江及日本的考古学、植物学、茶学研究等领域的30多位知名专家。会议开得非常严谨，经民主推选，由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健任论证专家组长。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从认定茶树根到人工种植以及年代确认广为涉及。最后统一认识，总结论证成果重点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年代。通过对树根所在地层年代的碳14测定和出土陶器等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这批树根生长于距今6000年前；

影响：茶韵流淌，6000年生生不息

山茶属茶树根发现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考古学界，也涉及茶学界和林学界等。其中有对我国植树造林绿化史的重大突破，表明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植树最早地区之一。而出土的茶树根对于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更是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世上种茶最早在何处？有印度起源说，印度、中国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等，在我国产茶源头也呈多元。而田螺山6000年前的人工种茶，为别处所不及，其震撼力自然不言而喻。这一发现，深化了中国是茶的故乡。

6000年前人工栽茶若源头活水，悠悠茶韵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未曾停歇。

2000年前，八百里明已有茶事。全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记载“汉仙人丹丘子”示“余姚人虞洪”，“山中有大茗”。由《茶经》作者陆羽命名的瀑布仙茗产在四明山中道土山，为浙江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茶事。瀑布仙茗后流传到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代表团访问杭州，我方以西湖龙井茶招待，对方在点赞之余，企盼品尝瀑布仙茗。由此引发该茶生产，为瀑布仙茗走向世界启奏前声。

从元朝初年到明万历的300余年中，紧邻河姆渡遗址的四明山中车厩岙，年产贡茶250斤。当时产名茶的九江湖岁额也只有120斤。车厩岙贡茶产量高，制作又精细，设有制茶局，每当清明前一天，当地县令人山监制，到谷雨后才可回到衙门。当地县志对此有详尽记载，又录有县署仪门前所立《贡茶碑记》原文。后来贡茶产地出产四明十二雷名茶，清代史学大师全祖望写有《四明十二雷茶灶赋序》。十二雷茶至今名扬四方。

历史之河流到19世纪后叶，宁波人走出国门种茶播下友谊种子。2004年宁波茶促会得知一条线索，20世纪50年代北京有家杂志刊有中苏友好的生动茶事。但要找到50多年前那本的瀑布仙茗产在四明山中道土山，为浙江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茶事。瀑布仙茗后流传到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代表团访问杭州，我方以西湖龙井茶招待，对方在点赞之余，企盼品尝瀑布仙茗。由此引发该茶生产，为瀑布仙茗走向世界启奏前声。

文坛艺苑点将录

不在状态的写作

——袁晓君



(严龙 摄)

自述

我是个经常不在状态的人。因为不大喜欢讲话，所以，大脑经常神游。令我苦恼的是，我想的往往是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脚边的一棵小草，它突然活了起来，对着我就牙咧嘴、伸腰踢腿。

写作这个事，我挺喜欢，这是我与世界沟通的一个好方式。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文章投稿，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有时退稿，有时发表。有那么七八年，我在博客上写着玩，根本不去投稿。那七八年玩得挺欢，写过很多作品，有心理小说、科幻小说、儿童小说，还有穿越小说、都市小说，甚至鬼怪小说，有的完成了，有的半途而废，纯属自娱自乐。

在写作上，我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喜欢标新立异，所以，会经常去尝试一些异想天开的作品。以前，我并不了解自己，只是觉得自己不大有恒心。当40岁来临时，我产生了中年心理危机，我对自己说，喂，半辈子过去了，还有什么想干的，赶紧地！

我开始回忆，读小学二年级时，老师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想当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当时的农村，基本上没有儿童读物，偶有几本连环画就不错了。但，我爸爸却从上海给我买来一本图画书。这本书给了我心灵和眼睛一场华丽的盛宴，至今我还能记起封面上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

于是，我决定好好滋养这个二年级小孩，打算认真写个儿童小说系列。不写不知道，这一写，我突然认识了自己，原来我的身体里一直住着一个天真的、贪玩的、拒绝长大的小孩。

自然而然的，我把这个小孩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写成了三本书。这小孩是另一个我，生活中的我是安静少言的，作品中的小孩是神气活现、张牙舞爪的。很幸运，我的第一部作品贴到网上，就被出版社看中，得以顺利出版。

后来的后来，我和内在的小孩爱上了儿童文学。我们经常进行对话，玩脑洞大开的游戏——我们一起去旅行，游历于童年现实和幻想世界，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和内在的小孩达成了和解，成了一对好朋友，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

有时，翻着已出版的一叠书，看着已签订的出版合同，我就笑自己，怎么早不明白呢？不在状态就是写儿童文学的最好状态！

(严龙 整理)

袁晓君

袁晓君，1971年10月出生于镇海庄市。儿童文学作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风格轻快幽默、想象丰沛有力，曾在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出版《我叫咚咚豆》《疯狂海螺牛咕咚》《衣衣魔岛的秘密》等儿童文学作品10余部，主编《小学生日记大全》《少年奇才故事》等书。

中国种茶最早的地方

六千年前田螺山遗址人工栽茶考证纪实

陈伟权/文



日本植物考古专家铃木三男教授（左）



韩国茶文化专家在田螺山（中间为作者）